

# 《浣花溪》

## 主要角色

任蓉卿：旦

崔宁：老生

鱼氏：彩旦

## 情节

唐代宗时，观军容使鱼朝恩权倾朝野。其侄婿崔宁为西川节度使，好色无能，色厉内荏。到任之初，部将史宪诚强取浣花溪亭长女任蓉卿进献，崔宁故作方正，命将史宪诚处斩。及见女美，终于收纳。崔宁妻鱼氏悍妒非常，迫女充侍婢。一日，崔宁携眷游浣花溪。宣抚杨子琳率部夺占成都。崔宁惊慌无计。任蓉卿自告奋勇，亲率士卒，与其父任元夺回城池。是时鱼氏被变兵掳去，经任蓉卿救回。杨子琳为部下所杀。事平之后，鱼氏妒恨更甚。众将鼓噪而起，群拥任蓉卿为夫人。

## 根据《京剧汇编》第十一集：赵绮霞藏本整理

### 【第一场】

（朱克融、李元年、史宪诚、吴惠刚同上。）

朱克融（念） 丈夫双手把吴钩，

李元年（念） 高呼欲断万人头。

史宪诚（念） 只因女色迷人性，

吴惠刚（念） 看花豪兴却都休。

朱克融（白） 俺，朱克融。

李元年（白） 俺，李元年。

史宪诚（白） 俺，史宪诚。

吴惠刚（白） 俺，吴惠刚。

朱克融（白） 新任节度使崔宁大人到任以来，真是气节凌霄，忠心贯日，实乃可畏。

李元年（白） 从今以后，你我各当遇事慎重。

史宪诚（白） 非也。列公只知崔节度清廉可畏，我却晓得他是色厉内荏之人。只要我一个美人之计，管叫他俯首缩足，不敢威武。

（史宪诚笑。）

吴惠刚（白） 请教史兄，是个甚么美人之计，便教崔节度不敢威严？

史宪诚（白） 列位不知：这崔节度未到任之先，是我出关迎接。他便问西川生长卓文君之后，可曾出过美人否？我便回禀：历代有之。现在浣花溪边，任家妇女，他女儿名叫蓉卿，便可算得美人。他听我此言，沉吟半晌，叹息道：可惜我身为阍帅，不便收纳。我便回道：只要大人垂爱，小将即可买来奉敬。他便微微一笑，点头而已。

朱克融、

李元年、

吴惠刚（同白）

史宪诚（白） 哦！如此说来，崔节度是个酒色之徒了。这任蓉卿，你可买得到手了否？这任蓉卿，费了许多力气，说了许多好话，才将此女赚得到手。只因崔节度刚刚上任，接连夫人又到了，所以未敢进献。

李元年（白） 哈哈，原来崔节度有此色癖。史将军何不于众将进见之时，大众之前，将此女献上，使他见色迷心，不能庄重，方好见笑我等。

吴惠刚（白） 好，此计甚妙。史兄就此照计而行！

（杨子琳上。）

杨子琳（念） 簪缨跻踰观风雅，戎马踰跄定太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啊，杨宣抚来了！  
 杨子琳 (白) 列位将军，俺杨子琳少礼了。  
 朱克融 (白) 杨宣抚因何事务，来得甚早？  
 杨子琳 (白) 奉节度大人檄调，带兵操演枪马，故此前来参见。  
 朱克融、  
 李元年、  
 吴宪诚、  
 吴惠刚 (同白) 辕门鼓角声响，你我大家两厢伺候！  
 杨子琳 (白) 请。  
 (朱克融、李元年、吴宪诚、吴惠刚、杨子琳自两边分下。)

## 【第二场】

(【牌子】。四红文堂、四红大铠、中军引崔宁同上。)  
 崔宁 (引子) 节钺西川，秉忠心，吏治民安。  
 (念) 宰相回翔地，将军得意秋。功名趁此立，麟阁好封侯。  
 (白) 下官、西川节度使崔宁。国家自安禄山反后，各镇诸多跋扈。朝廷恐西南有变，故而命吾前来镇守。  
 中军官！  
 中军 (白) 有。  
 崔宁 (白) 传众将进见！  
 中军 (白) 是。  
 众将进见。

(【牌子】。杨子琳、朱克融、李元年、史宪诚、吴惠刚自两边分上。)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宪诚、  
 吴惠刚 (同白) 末将等参见大人！  
 崔宁 (白) 列位将军少礼。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宪诚、  
 吴惠刚 (同白) 谢大人！  
 崔宁 (白) 本节度奉命镇抚西川，非比前人之庸懦也！  
 (风入松) 我本瀛洲仙客，凤凰毛，  
 并不是绛灌同僚。  
 西川职任原非小，  
 仗天威，清慎自保。  
 诸君当用力今朝，  
 公与名，是勤劳。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大人公忠体国，查吏安民；末将等敢不勉效驱策，以报国恩。  
 崔宁 (白) 众位将军俱是国家良才，务当自爱；倘有咎戾，军法从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宪诚、  
 吴惠刚 (同白) 是啊。

史宪诚 (白) 史宪诚禀事!

崔宁 (白) 讲来!

史宪诚 (白) 此乃密禀!

崔宁 (白) 本镇有如澹台灭明, 至公无私, 有话对众可讲。

史宪诚 (白) 是。大人真乃豪杰。未将所禀者, 就是前日大人所要浣花溪女子任蓉卿, 现已办就, 特来献上, 伏乞收纳。

崔宁 (白) 哇!

(史宪诚跪。)

崔宁 (白) 本镇洁己奉公。你敢公堂之上, 众将之前, 污蔑大臣, 罪当立斩。刀斧手何在?

(众刽子手自两边分上。杨子琳、朱克融、李元年、吴惠刚同惊。)

众刽子手 (同白) 有。

崔宁 (白) 将史宪诚绑出斩了!

(众刽子手押史宪诚同下。)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惠刚 (同白) 刀下留人!

众刽子手 (内同白) 啊。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惠刚 (同白) 禀大人: 史宪诚罪固当斩; 但是一言之下, 未见实情, 杀之难服众心, 未将等求大人宽恩。

崔宁 (白) 列公此言, 是欺藐国法也。乱言蔑上者, 不斩何以治国统兵?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惠刚 (同白) 大人, 既是法不可贷, 必欲取斩, 未将等亦不敢恳求宽恕。史宪诚言献美女, 亦须问明美女今在何处; 何不提来, 一并斩之, 以服众心, 而免嫌疑?

崔宁 (白) 如此, 将他解下桩来!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惠刚 (同白) 将史宪诚解下桩来!

(史宪诚上。)

史宪诚 (白) 谢大人不斩之恩。

崔宁 (白) 哇! 所献女子, 今在何处, 快快讲来!

史宪诚 (白) 现在未将衙中。

崔宁 (白) 中军官!

中军 (白) 有。

崔宁 (白) 押他前去, 将那女子一并拿来见我!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史宪诚同下。)

崔宁 (白) 列位将军!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惠刚 (同白) 大人!

崔宁 (白) 大凡为将之道, 首先戒色, 其次戒赌, 桀纣以妇女而亡天下, 何况吾等。史宪诚见面之初, 便献美女, 所以不得不斩, 警戒将来。

杨子琳 (白) 大人之虑极是, 未将等深为佩服。

崔宁 (白) 且待拿来, 再定罪案。

(中军押史宪诚、任蓉卿同上。)

任蓉卿 (西皮摇板) 奴本是亭长女闺门窈窕，  
我也曾蒙师父教读过六韬。  
强逼勒为姬妾无限烦恼，

史宪诚 (白) 大人唤你！

任蓉卿 (西皮摇板) 却因何呼唤我大有蹊跷。

史宪诚 (白) 待我与你报门。  
报，浣花女子任蓉卿告进！

中军 (白) 跪下！

史宪诚、  
中军 (同白) 禀大人：浣花女子任蓉卿带到。

崔宁 (白) 美女抬起头来！

任蓉卿 (白) 有罪不敢抬头。

崔宁 (白) 恕你无罪！

任蓉卿 (白) 是。谢大人！

(任蓉卿抬头。崔宁、杨子琳、朱克融、李元年、吴惠刚同看。崔宁呆，软。)

杨子琳 (白) 大人，此女该斩么？

崔宁 (白) 斩是该斩，只是，情犹可原。

杨子琳 (白) 大人，何以情犹可原？

崔宁 (白) 每逢选献美女，原非她自己前来，皆因被人所逼，罪不至死。

杨子琳 (白) 此女既然罪不至死，史宪诚也是情犹可原了。

崔宁 (白) 看在众位将军面上，暂且免死，以待立功赎罪。

史宪诚 (白) 谢大人。

崔宁 (白) 此女既然献来，难以回归，着史宪诚送进后衙，去见夫人发落。

史宪诚 (白) 遵命。  
任小姐随我去见夫人！

任蓉卿 (白) 是。  
(念) 松竹有情能傲雪，杨花无语且随风。

(史宪诚、任蓉卿同下。)

崔宁 (白) 众将官！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惠刚 (同白) 有。

崔宁 (白) 明日合操之期，因我要同夫人游赏浣花溪，许多未便，改于十五日操演。

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吴惠刚 (同白) 啊。

崔宁 (白) 掩门！

(【牌子】。四红文堂、四红大铠、中军自两边分下。四小军同暗上。)

杨子琳 (笑) 啊，哈哈……啊哈哈……

朱克融 (白) 杨宣抚因何发笑？

杨子琳 (白) 俺杨子琳久闻崔宁在朝中赫赫有名，十分敬仰；今日一见，原来是个酒色之徒。  
朝廷用人如此，这西川之地，只恐有变。

朱克融 (白) 宣抚轻声！此言张扬出去，为祸非浅。我等告别。正是：  
(念) 万事祸从言里出，一生福在呆边生。

(朱克融、李元年、吴惠刚同下。)

杨子琳 (念) 贪花本是小人相，举义何难大事成。  
(白) 且住！俺想崔宁如此行为，乃一庸懦匹夫，何能掌得节度大权。俺何不学那李怀王侯希逸故事。待等崔宁夫妻出城去往浣花溪玩赏，俺便夺取城池印信，岂不容易？唔，就是这个主意。  
左右！

四小军 (同白) 有。  
 杨子琳 (白) 打道回转行台，调取兵将去者！  
 (〔水底鱼〕。四小军领杨子琳同下。)

## 【第三场】

(鱼氏、春喜同上。)

鱼氏 (引子) 素妆才罢，款步画堂下。  
 (念) 闭月羞花貌，吟风咏絮才。嫁得乘龙婿，莲车天外来。  
 (白) 奴家鱼氏，名唤水仙。配嫁崔宁为妻，随任西川。虽然富贵，总觉拘束。闻听此地浣花溪十分景致，必要一游。且待老爷退堂，商议而行。

(〔击点〕。)

春喜 (白) 何人击点？  
 史宪诚 (内白) 部将史宪诚，奉大人之命，带领浣花女子进见夫人。  
 春喜 (白) 夫人！有部将史宪诚，奉大人之命，带领浣花女子进见夫人。  
 鱼氏 (白) 哟，是什么浣花女子见我？传见！  
 春喜 (白) 夫人传史将官带那浣花女子进见！  
 史宪诚 (内白) 啊！

(史宪诚、任蓉卿同上。)

任蓉卿 (念) 奴本浣花溪头女，来见珠围翠绕人。  
 史宪诚 (白) 夫人在上，小将史宪诚带领浣花女子，叩见夫人！  
 鱼氏 (白) 什么美女，我来看看！  
 任蓉卿 (白) 啊，夫人！  
 鱼氏 (白) 哎呀，急煞我也！

(鱼氏昏死，春喜忙扶。)

春喜 (白) 夫人苏醒！  
 史宪诚 (白) 啊！这是什么原故？  
 鱼氏 (西皮导板) 见容颜不由我咽喉气紧，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说不出心中事两眼大睁。  
 任蓉卿 (白) 啊，夫人！  
 鱼氏 (西皮摇板) 你、你、你是甚等人如此齐整？  
 任蓉卿 (白) 我乃浣花女子，来见夫人。  
 鱼氏 (西皮摇板) 平空地来见我所为何情？  
 任蓉卿 (白) 啊，夫人容禀！  
 (西皮摇板) 崔大人他欲学汾阳纳聘，  
 赚妾来奉衾绸待做小屋。  
 鱼氏 (白) 哎呀，史宪诚你好坏也！  
 史宪诚 (白) 啊，啊，小将不坏呀！  
 鱼氏 (西皮摇板) 为将官你只好牵马坠镫，  
 却为何公然管下贱婚姻？  
 (白) 史宪诚！  
 史宪诚 (白) 夫人！  
 鱼氏 (白) 你甚么事干不得，必要巴结拉纤，这件事立功也上不得凌烟阁呀！  
 史宪诚 (白) 此事乃大人叫我送进来的，非是小将之过。  
 鱼氏 (白) 大人叫你送来；如今夫人不要，你仍旧带出去！  
 史宪诚 (白) 此女大人所爱，小将不敢退出。  
 鱼氏 (白) 呸！你不知道我的势力么？  
 史宪诚 (白) 小将只知道大人威严，却不晓得夫人的势力。  
 鱼氏 (白) 哈哈！春喜，他连我的势力都不晓得，这就难怪他给老爷拉纤。  
 春喜 (白) 可不是嘛！  
 鱼氏 (白) 春喜，你告诉他吧！  
 春喜 (白) 喂，史箴片，我告诉你，我们夫人的叔父乃是当朝太尉内监鱼朝恩，官拜观

军容使，管辖郭子仪、李光弼两大元帅。我们老爷西川节度使，也是他放的。这大威名，驴子也有两个耳朵，你装不晓得么？

史宪诚（白） 哎呀，我的老太太，吓死我了。  
（史宪诚跪。）

史宪诚（白） 小将不知，望乞老太太恕罪！

鱼氏（白） 呸，呸，呸，呸，怎么我是老太太！胡说，胡说！

春喜（白） 快叫夫人！

史宪诚（白） 啊，夫人，望乞夫人恕罪啊。

鱼氏（白） 不知者不降罪。你快快引她出去吧！

史宪诚（白） 是，是。任蓉卿，快随我出去吧！

任蓉卿（白） 是。多谢夫人！  
（西皮摇板） 谢夫人多仁德免我陷阱，

史宪诚（白） 快走，快走啊！  
（崔宁上。）

崔宁（西皮摇板） 到后堂来看这心爱美人。

史宪诚（白） 哎呀，大人进内来了！

崔宁（白） 啊，此女夫人可曾收下？

史宪诚（白） 夫人不收，命小将带出。

崔宁（白） 住了。随我转去！

史宪诚（白） 是。  
任小姐请转！

任蓉卿（白） 是。

崔宁（白） 啊夫人！

鱼氏（白） 老爷进内来了。请坐！

崔宁（白） 夫人请坐。啊夫人，方才史部将送一侍婢进内，夫人可曾留下？

鱼氏（白） 我看此女妖气满面，必能狐媚惑人，故此未收。

崔宁（笑） 哈哈……  
（白） 夫人眼力差矣！我看此女眉黛春山，眼横秋水，身似杨柳，面如芙蓉。当年卓文君，未必如是之美也。夫人得此侍女，殊为闺阁增艳！

鱼氏（白） 嘻嘻，错矣！此女一脸顽皮，浑身妖艳；如若收留，将来必乱家规，断乎不可！

崔宁（白） 我非定要收留此女，只因公堂之上，大众之前，史部将献送进内，退出不雅。

鱼氏（白） 既是一定要她，我又何敢拦阻；但是家规要紧，必得先打几下，以为戒后。  
啊，春喜！

春喜（白） 伺候夫人。

鱼氏（白） 取家法过来！

春喜（白） 是。  
（崔宁看史宪诚作眼色。史宪诚跪。）

史宪诚（白） 禀夫人：此女娇嫩如花，焉能挨打；小将情愿替她挨了罢！

鱼氏（白） 嘻！好不要脸的东西，你快给我滚出去破。  
（鱼氏踢。）

史宪诚（白） 是。  
哈哈，真乃笑煞我也呀。哈哈……

（史宪诚下。）

崔宁（念）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鱼氏（白） 哎，好丫头，还不与我跪下！

任蓉卿（白） 是，是。  
（任蓉卿怕。）

崔宁（念） 谁是知音者，应怜长叹人。

鱼氏（白） 哎，我偏要打哇！  
（西皮摇板） 我看你风前柳摇摆不定，若不打到后来定惹私情。

（崔宁急。）

崔宁（白） 嘻，药师琉璃光明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任蓉卿 (白) 夫人啊!  
(西皮摇板) 奴也非平常女杨花水性,  
为救父方才得献入侯门。  
这苦情求夫人慈悲怜悯,  
随莲驾伴妆台愿意甘心。

崔宁 (白) 嘻!  
(西皮摇板) 是这般柔顺言听之不忍!

春喜 (白) 嘻, 老爷哭了!

鱼氏 (白) 哟!  
(西皮摇板) 他二人如此样难乎为情。  
(白) 既然老爷这样疼爱你, 暂且免打。  
春喜!

春喜 (白) 伺候夫人。  
鱼氏 (白) 将她衣衫剥了, 换上半臂丫鬟服色!  
春喜 (白) 是。  
喂! 请脱破! 谁叫你生得这么妖娆呢!

任蓉卿 (白) 是。容我自脱。  
春喜 (白) 快脱破!  
任蓉卿 (西皮摇板) 这衣衫原非我清贫本等,  
脱却它自觉得身体轻松。

春喜 (白) 穿上半臂破!  
任蓉卿 (白) 有劳了!  
春喜 (白) 哪的话哪!  
任蓉卿 (西皮摇板) 穿半臂我心内陡起悲恨!  
(任蓉卿洒。)

任蓉卿 (白) 天呀!  
(西皮摇板) 这也是今生债前世缘因。

春喜 (白) 叩谢老爷、夫人!  
任蓉卿 (白) 是呀!  
(西皮摇板) 无奈何低头拜珠泪暗忍,  
(任蓉卿拜。)

任蓉卿 (西皮摇板) 从今后奴便是青衣下人。  
崔宁 (笑) 哈哈!  
(西皮摇板) 只要你诸凡事小心谨慎,  
(崔宁使眼色。)

崔宁 (西皮摇板) 我保你夫人前快乐终身。  
(鱼氏作色, 扭。)

鱼氏 (白) 嘻!  
(西皮摇板) 我面前休得要嘘寒问冷,  
那巫山岂容你暗借雨云。  
(白) 啊, 收是收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东西哪。

任蓉卿 (白) 我叫任蓉卿。  
鱼氏 (白) 嘻! 什么任蓉卿, 人容你, 天还不容你哪, 又任蓉卿啦!  
崔宁 (白) 依夫人叫她什么名字呢?  
鱼氏 (白) 现在这个丫头名叫春喜, 你可改叫作秋福。  
任蓉卿 (白) 是。  
崔宁 (白) 好, 好个春喜、秋福, 吉兆得很! 可惜还差禄寿二字!  
任蓉卿 (白) 现在不差。  
崔宁 (白) 何以现在不差?  
任蓉卿 (白) 老爷官居节度, 食俸千里, 岂不是禄?  
崔宁 (白) 哈哈……是禄, 是禄。这个寿字呢? 啊?  
任蓉卿 (白) 夫人享受荣华, 心广体胖, 岂不添寿?  
崔宁 (白) 哈哈……妙极!

鱼氏 (白) 嘻嘻，我却受不住这句话！  
 崔宁 (白) 这话吉兆，如何受不住？  
 鱼氏 (白) 我要添寿，就称老太太了。不能！你想篡位？不能！  
 (老院子上。)  
 老院子 (念) 高怀凌霄汉，逸志寄烟霞。  
 (白) 禀老爷、夫人：要看浣花溪，车马俱齐，辕门伺候。  
 崔宁 (白) 吩咐各官不必迎送。人役伺候即可起马！  
 老院子 (白) 是，遵命。  
 (老院子下。)  
 崔宁 (白) 夫人游玩浣花溪，车马俱在辕门以外伺候。  
 鱼氏 (白) 老爷可同前去？  
 崔宁 (白) 下官奉陪。  
 鱼氏 (白) 春喜！  
 春喜 (白) 伺候夫人。  
 鱼氏 (白) 秋福！  
 任蓉卿 (白) 伺候夫人。  
 鱼氏 (白) 你们快搀我进内穿戴！  
 任蓉卿、  
 春喜 (同白) 是。  
 崔宁 (白) 啊，夫人好生了！  
 鱼氏 (白) 哎哟！  
 (念) 生就西子盈盈态，学得潘妃步步莲。  
 (任蓉卿扶鱼氏同下。)  
 春喜 (白) 喂，老爷您是怎么了？  
 崔宁 (白) 啊！我怎么？  
 春喜 (白) 夫人的床铺，加上我的扶持，你还不足兴吗？怎么又弄这么个东西来打扰呢？  
 崔宁 (白) 好糊涂丫头！你不曾看见她么，身体、面貌、眉眼、口齿无处不好啊，况且说话行走，伶俐非常，乃是大大有用之才，岂是尔等所能也！  
 春喜 (白) 哎呀，哎呀，酸死我啦！您记得我来的时节，老爷也是夸奖；两个月后，您哪！有点俗厌了，就负心冷淡了。到如今还说我无能。哎呀，天呀，我好薄命也！  
 (春喜哭，甩鼻涕于崔宁脸上。)  
 崔宁 (白) 嘻嘻，你不要哭，只怕夫人知道！  
 春喜 (白) 夫人久已知道了，说总有一日与你算账！  
 崔宁 (白) 嘻嘻，罢了，罢了！我今日才知道为官者纳个婢妾如此之难！  
 鱼氏 (内白) 春喜！怎么还不进来？又和老爷嘀咕什么哪？  
 春喜 (白) 呵哈，我来了。  
 (春喜擦泪。)  
 春喜 (白) 好了，我去了！  
 (春喜下。)  
 崔宁 (笑) 啊，哈哈……  
 春喜 (内白) 请老爷即速上马！  
 崔宁 (白) 嘻嘻！正是：  
 (念) 平人只道纳宠易，为官方知好色难。  
 (笑) 啊，哈哈……  
 (崔宁下。)

## 【第四场】

(四文堂、四军兵、四下手引杨子琳同上。)

杨子琳 (点绛唇) 智领三军，胆气超群，抢金印，蔑视崔宁，夺取西川城。  
 (杨子琳上高台。)  
 杨子琳 (念) 难学哥舒翰，欲仿安禄山。拥兵在重地，趁势夺天关。  
 (白) 俺，杨子琳。可恨节度崔宁，好色轻贤，藐视于俺。他今同妻妾合家出城游玩



浣花溪去了。俺欲学那司马懿诛曹爽故事，夺取城池，勒兵斩之，好夺节度大印。已经邀请众将，会齐举事，闻俱到来。

左右，请众位将军！

四军兵 (同白) 有请众位将军！  
(朱克融、吴惠刚、史宪诚、李元年自两边分上。)

朱克融、  
吴惠刚、  
史宪诚、  
李元年 (同白) 杨宣抚请了！  
杨子琳 (白) 众位将军少礼。

朱克融、  
吴惠刚、  
史宪诚、  
李元年 (同白) 邀请我等有何军务？  
杨子琳 (白) 节度崔宁好色轻贤，今同家眷出城游戏，擅离职守，有玷官箴，不足以为民上。俺今起兵，代替朝廷诛此庸臣，敢有不遵者，先斩，以约三军！

朱克融、  
吴惠刚、  
史宪诚、  
李元年 (同白) 宣抚仗义起兵，我等敢不随从。  
杨子琳 (白) 好啊！足见列位忠义同心。就此起兵，先抢节度衙署，后闭城门，擒斩崔宁！

朱克融、  
吴惠刚、  
史宪诚、  
李元年 (同白) 得令。  
 呔，众三军，就此起兵！

(【风入松】。四文堂、四军兵、四下手、杨子琳、朱克融、李元年同领下。史宪诚扯吴惠刚转回。)

史宪诚 (白) 吴兄！  
吴惠刚 (白) 将军！  
史宪诚 (白) 你真跟随杨子琳造反么，这岂不是自取灭门之祸？  
吴惠刚 (白) 依将军之见呢？  
史宪诚 (白) 依我趁此赶出城去，报与崔节度好作准备，平复此乱。  
吴惠刚 (白) 言之有理。就此出城去到浣花溪，与节度急急的报信便了。  
史宪诚 (白) 请！

(吴惠刚、史宪诚分下)

### 【第五场】

(四青袍、四上手同上，同站门。王绍上。)

王绍 (引子) 山川钟秀气，花鸟笑迎人。  
(白) 下官西川成都县令王绍。只因节度崔大人出城游赏浣花溪，特此先来料理。

四上手 (同白) 有。  
王绍 (白) 传亭长！  
四上手 (同白) 传亭长！  
任元 (内白) 来也！

(任元上。)

任元 (念) 只缘命偃蹇，非是人品低。  
(白) 浣花溪亭长任元叩见老爷！  
王绍 (白) 任元，本县知你是条好汉，尘埋于此。今日节度崔大人同夫人来此游玩，你可好好办差，事后我定然抬举于你，做个都头。  
任元 (白) 谢老爷！  
崔宁 (内白) 大人到！

任元 (白) 大人将到此了。

王绍 (白) 你们回避，小心伺候！

任元 (白) 是。  
 呔，闲人回避！

(任元、四青袍、四上手自两边分下。四壮丁、四旗牌、崔宁同上。)

崔宁 (念) 风调雨顺息烟尘，蜀山蜀水锦绣春。报道太平无一事，元戎来作看花人。

王绍 (白) 卑县参见大人！

崔宁 (白) 贵县少礼。

王绍 (白) 谢大人！

崔宁 (白) 本镇久闻城外浣花溪景致幽雅，有关锦城风水，是以同内眷前来巡看。贵县请退，不必伺候。

王绍 (白) 卑县谢大人！告退。

(王绍下。)

崔宁 (白) 左右，夫人到来，尔等回避！

(四壮丁、四旗牌自两边分下。【牌子】。院子跑上。)

院子 (白) 咤咤，伺候伺候，夫人到来！

(四侍女、春喜、任蓉卿、鱼氏同上。)

崔宁 (白) 啊，夫人！

鱼氏 (白) 啊，老爷！

(鱼氏看。)

鱼氏 (白) 这就叫作浣花溪？

崔宁 (白) 正是浣花溪。

鱼氏 (白) 哎！不见怎么好啊，哪有我叔父家花园好看哪！

(崔宁看。)

崔宁 (笑) 啊，哈哈……

鱼氏 (白) 老爷为何如此大笑？

崔宁 (白) 此地景致虽不及夫人家中，然而这杜鹃、牡丹开得甚是茂盛，却比夫人家中花园，胜强百倍。

(笑) 哈哈……

鱼氏 (白) 哟！花园虽好，你也不至于这么一笑，这笑中定有缘故！

崔宁 (白) 不是啊，下官见夫人站立此地，又见牡丹开得茂盛，夫人左右又有春喜、秋福陪伴，不由下官不笑。

(笑) 哈哈……

鱼氏 (白) 你把我比作牡丹？牡丹虽好，总得绿叶儿扶持。老爷把我比作一朵牡丹，春喜、秋福她们两个人比作绿叶，把我就配起来了。你这么着，你们两个都给我走开！老爷，我不要这两绿叶，你干拦着瞧我这一朵牡丹好不好？

崔宁 (白) 啊，夫人不要陪衬，越发美貌超群！

鱼氏 (白) 你这是寒俺我呀！

吴惠刚、  
 史宪诚 (内同白) 走啊！

(【水底鱼】。吴惠刚、史宪诚同急上。)

吴惠刚、  
 史宪诚 (同白) 哎呀大人，大事不好了！

崔宁 (白) 啊，夫人在此，为何这样莽撞？

史宪诚 (白) 禀大人：杨子琳造反，抢了衙署，关闭城门，要拿大人夺取西川！

崔宁 (白) 哎呀，不好了！

(西皮摇板) 听说反了杨子琳，  
 不由本帅吃一惊。  
 快传人马来救应！

鱼氏 (白) 慢来，慢来。我有些害怕，得把我救出去才好！

崔宁 (白) 啊！

(西皮摇板) 再与将军说分明。

(白) 是啊。就烦史将军保护夫人逃走！

史宪诚 (白) 啊!

任蓉卿 (白) 慢着, 慢着!

史宪诚 (白) 啊啊!

鱼氏 (白) 哦哦, 你不用拦他。

任蓉卿 (白) 太平年间, 你们饮酒食肉, 今日是有事之秋, 便就潜身逃走, 只恐贻笑于人!

崔宁 (白) 我们不逃走, 依你是个甚么主意?

任蓉卿 (白) 依我呀, 大家抖起精神, 杀回成都, 捉拿杨子琳, 或者侥幸活命。若是逃走, 必被他擒拿, 只恐大家死无葬身之地!

鱼氏 (白) 好个丫头, 你是什么样人, 多嘴多舌!

春喜 (白) 是。

崔宁 (白) 来呀, 打她的嘴巴!

崔宁 (白) 且慢! 她既能说此话, 必有意见。

任蓉卿 (白) 唔, 你且说不逃走, 却待如何?

任蓉卿 (白) 杨子琳既然抢了衙署, 夺取城池, 必然起兵四路前来, 捉拿我们。若是逃走, 必被他擒去, 只恐难以逃脱。

崔宁 (白) 哎呀, 是啊。难以逃脱, 这便怎么好?

鱼氏 (白) 啊, 有了。快些着人与我叔父报信, 请他发兵前来征剿。

崔宁 (白) 是啊, 就命史将军前去请救!

史宪诚 (白) 得令。

任蓉卿 (白) 站着, 站着!

鱼氏 (白) 你怎么又拦着?

任蓉卿 (白) 请问夫人: 你叔父到底是谁? 却能发兵前来哪?

鱼氏 (白) 呸! 不是先前已经说过, 我叔父是当朝太尉观军容使鱼朝恩吗?

任蓉卿 (白) 呕! 原来是鱼朝恩一位内监。并无高力士之勤, 安金藏之忠。奸比秦之赵高, 权如汉之张良。罪孽滔天, 恶贯满盈。我看冰山易倒, 烈焰将消。那时自身难保, 何能远处救人!

鱼氏 (白) 哎呀! 好丫头, 你敢毁骂朝廷大臣, 罪该万死!

任蓉卿 (白) 住口吧!

(鱼氏惊。)

鱼氏 (白) 哟!

任蓉卿 (白) 你既是诰命夫人, 岂不知老爷身受皇恩, 官拜西川节度使, 上不能仰体君亲, 下不能惠及百姓。今被杨子琳夺了城池, 失守封疆, 请教谁该万死?

崔宁 (白) 有理。是啊! 哎呀, 此言吓杀我也!

(史宪诚、吴惠刚同冷笑。)

崔宁 (西皮摇板) 被她一言来提醒,  
失守封疆罪非轻。  
退难退来进难进,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嘻嘻嘻!

崔宁 (西皮摇板) 作了无智无能人。

鱼氏 (白) 哎呀! 慢些, 慢些! 且莫诈庙。

任蓉卿 (白) 来, 来, 来!

任蓉卿 (白) 作什么?

鱼氏 (白) 我且问你, 依你是个什么主意?

崔宁、  
吴惠刚、  
史宪诚 (同白) 好啊! 依你是个什么主意呀?

任蓉卿 (白) 要依我呀, 奋勇杀贼, 捉拿杨子琳, 收复城池, 立功赎罪。

崔宁 (白) 是啊, 此言大有志气!

史宪诚 (白) 杀回可以。现在无兵, 如何厮杀?

鱼氏 (白) 分明是去送死!

任蓉卿 (白) 非也! 自古将在谋而不在勇, 兵在精而不在多。我们现在随行跟来人役, 大约足有三百余人。若果用之得力, 一人拼命, 万夫难当, 何谓无兵?

崔宁 (白) 就算跟来这三百余人可以为兵，现在无饷，谁肯饿着肚皮厮杀？

鱼氏 (白) 再没有人饿着打仗的！

任蓉卿 (白)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虽无钱粮，我看夫人头上钗环……  
(鱼氏怕。)

任蓉卿 (白) 金珠宝贝，身上衣服，锦绣绫罗，大约可值数千金。若是脱下来，当做钱粮赏赐，兵役无有不奋勇当先杀贼的了。

崔宁 (白) 唔唔唔，这话很是。

鱼氏 (白) 哈，好贱丫头！你出主意想剥我呀！告诉你，我不能脱。

任蓉卿 (白) 这是军国大事，衣服、首饰身外之物，救命要紧！

崔宁 (白) 啊啊，身外之物，值些什么！

鱼氏 (白) 慢些。我问你，我脱下衣服首饰赏于兵役可以，谁敢出头为将，抖胆当先杀贼，收复城池？

任蓉卿 (白) 我既出主意，说不得我就为将，当先杀贼，收复城池。

崔宁、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奇呀！唔，只恐未必！

鱼氏 (白) 哈哈，稀罕！我没有瞧见女人会领兵出阵的！

任蓉卿 (白) 多着呢！晋朝顾深之母，行军令而为司马；邵绩之女，救刘遐而迫季龙；花木兰代父从军；荀灌娘突围救困；锦繖夫人智领南兵；平阳公主威震关中，这些人难道不是妇人女子领兵马的吗？

鱼氏 (白) 哎！那是天生奇人，你如何比得她们？  
(任蓉卿笑。)

任蓉卿 (白) 尧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今日正是我扬眉吐气之时也！  
(西皮摇板) 莫道女子无本领，  
巾帼丈夫我敢称。

崔宁 (白) 哈哈，好美人啊！  
(西皮摇板) 见面就知你不蠢，  
果然胸中有奇能。  
纳宠如此真侥幸，  
打点你做如夫人。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  
禀大人：杨子琳将各衙署尽都抄洗，杀戮不肯从逆之人。即刻有贼来捉大人来了！

崔宁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崔宁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连报贼兵如此紧，  
不得不用此计行。  
(白) 事已紧急，别无计较；只好请夫人快快将衣服、首饰脱取下来，分赏兵役，也好抵挡活命。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夫人，事不宜迟，只恐贼兵就到！

鱼氏 (白) 哎呀！我要不给首饰、衣服，这就不是浣花溪，竟是马嵬坡了。  
(鱼氏哭。)

鱼氏 (西皮摇板) 亏你为官居藩镇！  
(任蓉卿冷笑。)

任蓉卿 (白) 春喜取头上首饰！  
(鱼氏哭。)

鱼氏 (西皮摇板) 却教夫人受此惊！  
(任蓉卿冷笑。)

任蓉卿 (白) 脱衣服！

鱼氏 (白) 哎呀!  
(鱼氏脱衣裙赤身半臂。)

鱼氏 (西皮摇板) 脱下衣服身寒冷,  
教我何颜以对人!

(鱼氏哭。)

崔宁 (白) 喂呀! 衣服、首饰足值千金。  
史将军快传兵役进来, 赏赐他们!

史宪诚 (白) 得令。  
呔! 下面听者: 随行众人役们, 都上亭子前来, 大人谕话!

(四壮丁、四旗牌同上。)

四壮丁、  
四旗牌 (同白) 参见大人! 唤我等有何吩咐?

崔宁 (白) 我已急糊涂了, 没有话说, 这便怎么好呢?

史宪诚 (白) 如此, 请夫人吩咐!

鱼氏 (白) 我更吓糊涂了, 哪里还能说话!

史宪诚 (白) 都不说话, 这是怎么好?

任蓉卿 (白) 你们都不肯, 只好我来言语。

崔宁 (白) 好好, 还是你会说!

任蓉卿 (白) 人役兵丁听者: 杨子琳造反, 你们父母、妻子、家业、房产俱在成都城内, 若不奋勇杀回城去, 家眷岂不俱落贼手? 如今大人在此, 身旁别无犒赏, 特将夫人金珠首饰、锦绣衣服分赏你们, 以为粮饷。尔等随我杀回城去, 捉拿杨子琳。事平之后, 自当表奏朝廷, 升官进爵, 不可自误。

四壮丁、  
四旗牌 (同白) 夫人有此胆量才能, 又蒙恩赏我等, 敢不奋勇杀回拿贼!

鱼氏 (白) 哎呀! 你们不知道, 她不是夫人!

崔宁 (白) 少说话吧, 你露着身体, 还不藏躲些!

(鱼氏羞。)

崔宁 (白) 这乃是我如夫人。

四壮丁、  
四旗牌 (同白) 原来是二夫人!  
任蓉卿 (白) 你们既然踊跃, 必能成功。  
史将军可向溪边高叫, 说浣花溪女子任蓉卿, 今要领兵打仗, 可有献枪马者, 即速送来!

史宪诚 (白) 是, 是, 是。  
浣花溪女子任蓉卿今要领兵打仗, 可有献枪马者, 即速送来!

任元 (内白) 来也!  
(四乡勇抬枪牵马同一字上, 任元上。)

任元 (念) 牵马提枪如飞奔, 相助女儿起风云。

史宪诚 (白) 哎呀! 原来是老人家! 恭喜令媛已得大人之宠了。

任元 (白) 哎, 多感提拔!

史宪诚 (白) 岂敢, 请少待。  
启夫人: 令尊翁奉献枪马在此。

崔宁 (白) 哎, 令尊来得凑巧!

任蓉卿 (白) 就烦我父亲同史、吴二位将军, 带领众兵役, 随我杀往成都, 擒贼去者!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是、是、是。

任蓉卿 (白) 你们这些丫鬟侍女虽不能冲锋破敌, 也要跟着我去凑凑威风!

四侍女 (同白) 是, 遵命。

鱼氏 (白) 哎呀! 你们都去打仗, 我这个样儿交给谁呢?

崔宁 (白) 我与夫人如何得了?

任蓉卿 (白) 老爷便可保护夫人在此, 听候捷音。

崔宁 (白) 好好, 我同夫人在此听候捷音。

鱼氏 (白) 哎呀! 阿弥陀佛!

任蓉卿 (白) 事不宜迟，抬枪带马！  
 四侍女 (同白) 啊！  
 (任蓉卿脱衣扎裙。)  
 任蓉卿 (西皮摇板) 脱衣挽袖去上阵，  
 改换闺阁旧时形。  
 如花美女威风凛，  
 (四壮丁、四旗牌、史宪诚、吴惠刚、四侍女、任元同领下。)  
 任蓉卿 (西皮摇板) 带领雄兵虎一群。  
 (任蓉卿下，春喜打旗纛随任蓉卿下。)  
 崔宁 (白) 哈哈，妙哉，妙哉！真是风流绝色武艺超群也！  
 鱼氏 (白) 气死我也！  
 崔宁 (西皮摇板) 我的爱姬妙得紧，  
 人才出众武绝伦。  
 这是我崔宁有福分！  
 鱼氏 (白) 还有我呢！  
 (崔宁看。)  
 崔宁 (白) 嘻！你是我的……  
 鱼氏 (白) 什么呀？  
 崔宁 (西皮摇板) 你是我的正夫人。  
 鱼氏 (白) 哎呀，不好！  
 崔宁 (白) 怎么不好？  
 鱼氏 (白) 我想起来了！  
 崔宁 (白) 你想起什么来了？  
 鱼氏 (白) 你可晓得，你我受了她的哄骗了！  
 崔宁 (白) 怎见得哄骗？  
 鱼氏 (白) 秋福这个丫头见杨子琳造反，恐怕杀来，逃走不脱，出这个坏主意，拐骗我的衣服首饰，带领人役保她逃走，抛下咱们两人在此。倘若贼兵到来，你不过一死罢了；我乃千金之体，如何是好？哎呀，我的天呐！  
 (鱼氏哭。)  
 崔宁 (白) 夫人之言，不可不信。也罢！你我快快赶上前去，一同逃走，要死也死在一处！  
 鱼氏 (白) 我是跑走不来的。  
 崔宁 (白) 死生之际，说不得了。待我扶你行走！  
 鱼氏 (白) 害苦了我啦！  
 (西皮摇板) 这是你爱色不顾命，  
 连累我奔波受苦辛。  
 崔宁 (白) 夫人哪！  
 (西皮摇板) 事已到此难悔恨，  
 扶你向前一同行。  
 (崔宁、鱼氏同下。)

## 【第六场】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杨子琳同上。)  
 杨子琳 (西皮摇板) 英雄一怒大事定。  
 顷刻占夺西川城。  
 (白) 俺，杨子琳。夺了西川城池，但恐人心不服，不敢提师远出，必须分兵捉拿崔宁，以除后患。  
 朱、李二位将军，谁敢领兵出城？  
 朱克融 (白) 且听探子来报崔宁消息，然后发兵不迟。  
 李元年 (白) 着哇！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今有崔宁之妾任氏，带领人马前来夺城！  
 杨子琳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杨子琳 (白) 呀! 崔宁之妾, 莫非是史宪诚所献之女么?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想来必是。  
杨子琳 (白) 如此, 大家上城, 便知明白。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言之有理。  
人马上城去者!  
杨子琳 (西皮摇板) 美女领兵未可信!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同领, 朱克融、李元年、杨子琳同上城。)

杨子琳 (西皮摇板) 城头之上看分明。  
(杨子琳看。四壮丁、四旗牌、四侍女、史宪诚、吴惠刚、任蓉卿同上, 春喜打大纛随上。任元上。)

任蓉卿 (西皮摇板) 兵在奋勇智谋胜,  
一腔忠义气凌云。

四壮丁、  
四旗牌 (同白) 来此城下!  
任蓉卿 (白) 史将军前去叫城!  
史宪诚 (白) 得令。  
呔! 城上儿郎听者: 俺家大人回来了, 快快开城!

杨子琳 (白) 哇! 尔等听者: 崔宁好色轻贤, 残暴无才, 不能安抚军民; 俺已夺了兵符印信城池, 奏闻朝廷去了。尔等原是西川将官, 可快快下马归顺, 俱有升赏!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啊, 这也是理!  
(史宪诚、吴惠刚同发怔。)

任蓉卿 (白) 哇! 杨子琳奸邪小人, 何敢造反? 快快开城免你一死!  
杨子琳 (白) 呀! 果然是这女子。妙啊! 莫非该俺受用?  
任蓉卿, 俺看你一貌如花, 浑身是俏, 可惜作了崔宁侍妾。趁早下马归顺从我, 立你为夫人, 岂不是好?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这话也有理!  
任蓉卿 (白) 胡说!  
啊, 杨子琳, 既承美意, 即速开城!

杨子琳 (三笑) 哈哈, 哈哈, 啊哈哈哈.....  
(白) 好个伶俐丫头, 你想哄我开城, 只怕不能!

四壮丁、  
四旗牌 (同白) 他不开城!  
任蓉卿 (白) 你既不敢开城, 我便敢来攻城!  
杨子琳 (白) 有何惧哉!  
任蓉卿 (白) 众将官!

四壮丁、  
四旗牌 (同白) 有!  
任蓉卿 (白) 擂鼓助战!  
(【擂鼓三阵】。任蓉卿附任元耳语眼色。)

任蓉卿 (西皮导板) 战鼓三通如雷震,  
(西皮流水板) 桃花马上显奇能。  
逆贼造反实可恨,  
看来好似釜底魂。

杨子琳 (白) 呔, 谁敢来!  
任蓉卿 (唱) 手持金枪催战马!  
(杨子琳低头看、迷。)

任蓉卿 (白) 杨子琳!  
杨子琳 (白) 咦!

任蓉卿 (唱) 今日斩你报朝廷。  
 (任蓉卿枪刺。杨子琳接住，笑。任元乘空持短剑跳上城。杨子琳见，惊，松放任蓉卿，截住任元揪扯。任元努嘴。史宪诚、吴惠刚同趁势扒上城。任元扭杨子琳同下。【内喊杀声】。史宪诚、吴惠刚同开城。)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夫人快快抢城！  
 任蓉卿 (白) 众将官！  
 四壮丁、  
 四旗牌 (同白) 啊！  
 任蓉卿 (白) 杀进城去！  
 (四壮丁、四旗牌同冲进城下。【内喊杀声三阵】，【打住】。撤城。任蓉卿、四壮丁、四旗牌、史宪诚、吴惠刚同上。【牌子】。众人同下。)

## 【第七场】

朱克融、  
 李元年 (内同白) 走哇！  
 (【水底鱼】。朱克融、李元年同上。)  
 朱克融 (白) 俺，朱克融。  
 李元年 (白) 李元年。  
 朱克融 (白) 哎呀，李将军，你我一时愚见，听从杨子琳造反，劫抢节度崔宁衙署兵符印信，夺取城池，只望成功，共图富贵。谁知崔宁之妾任蓉卿，带兵攻破城池，十分骁勇，你我此时进退两难，如何是好？  
 李元年 (白) 将军，俺有一计在此。  
 朱克融 (白) 有何妙计？  
 李元年 (白) 将军，你我去到阵前，观察谁家胜者，俺们便帮胜家，只好作个反复小人。你道此计如何？  
 朱克融 (白) 此计甚好。你我就此前往！  
 李元年 (白) 请哪！  
 (朱克融、李元年同下。四文堂、四下手、杨子琳同上。任元上。会阵。)  
 杨子琳 (白) 呔！你乃何人，敢与俺交战？  
 任元 (白) 俺乃浣花溪亭长任元是也。  
 杨子琳 (白) 唔，一个小小亭长，何敢犯上？  
 任元 (白) 呔！你敢胆大造反，劫抢节度兵符，你乃逆贼，人人得而诛之。亭长正要拿你，与国除害！  
 杨子琳 (白) 呔！一派胡言。看刀！  
 (杨子琳杀，任元败下。任蓉卿接上，杀。)  
 杨子琳 (白) 呔！任蓉卿，我看你风姿秀媚，枪法精纯，你乃是个女中豪杰。因何跟随崔宁匹夫，有损终身。何不归顺某家，作个夫人，岂不是好？  
 任蓉卿 (白) 你背叛朝廷，抢夺城池，死在眼前，还敢胡言。看枪啊！  
 杨子琳 (白) 住了！俺见你生得这般可怜，故此不忍杀戮，还是下马投顺的好。  
 任蓉卿 (白) 好逆贼！  
 (西皮导板) 满口胡言如犬吠，  
 (西皮流水板) 一派鬼蜮似山魃。  
 死活到此全不晓，  
 竟敢唐突女英豪。  
 枪尖之下你魂飘绕，  
 (任蓉卿杀。)  
 任蓉卿 (西皮流水板) 料你马前命难逃。  
 杨子琳 (白) 呔！  
 (唱) 好言相劝敢违拗，  
 管教血染青铜刀。  
 催开战马如虎豹！  
 任蓉卿 (白) 看枪！



杨子琳 (笑) 啊哈哈……  
 (唱) 莺声呖呖分外娇。  
 劝你还是归顺好，  
 美人！  
 任蓉卿 (白) 呔，匹夫！  
 杨子琳 (笑) 哈哈……  
 (唱) 一天云雾两全消。  
 任蓉卿 (白) 哇！  
 (唱) 逆贼猖狂实可恼，  
 取你驴头报圣朝。  
 (任蓉卿杀，败下。史宪诚、吴惠刚同接上。)  
 杨子琳 (白) 哇！史宪诚，吴惠刚，你二人为何背反西川？  
 史宪诚 (白) 哇！逆贼你敢造反，劫抢城池，倒说我们背反西川，军民都要吃你的人肉！  
 吴惠刚 (白) 哇，叛贼看枪！  
 杨子琳 (白) 哇，好两个匹夫，竟敢骂俺。看刀！  
 (杨子琳杀，败下。史宪诚、吴惠刚同追至下场门。朱克融、李元年同扯上。)  
 史宪诚 (白) 哇，住了！你二人当真从了逆贼杨子琳么？  
 朱克融 (白) 啊，原来是史、吴二位将军。为何跟随一个女子，马后厮杀。这也不足为将！  
 吴惠刚 (白) 呀呸！杨子琳造反，抢夺城池，你们身为大将，不与朝廷杀贼，却随同逆贼反叛迎敌，倒说我等不是。只恐你二人死无葬身之地！  
 李元年 (白) 我们并非随同逆贼。只因杨子琳，抢了节度兵符印信，占夺城池，杀害军民，十分骁勇。因此我们假意归他，暗中取他首级，以平此乱。  
 史宪诚 (白) 既然如此，你我假战三合，让你二人好去行刺那逆贼杨子琳。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言得极是。看枪！  
 (朱克融、李元年、史宪诚、吴惠刚同杀。史宪诚、吴惠刚同败下。任元接上，打朱克融、李元年同败下。杨子琳接上，打。杨子琳败下。任元接四下手攢。杨子琳上，漫头。任元败下。杨子琳接四上手攢。任元上，漫头。杨子琳败下。任元、四上手同追下。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同上，同挖门。杨子琳上。)  
 杨子琳 (白) 且住！谁知这崔宁之妾，如此英勇非常，我军大败。看来城中难以安身，这便如何是好？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不如逃出城去，再做计较。  
 杨子琳 (白) 言之有理。  
 众将官，快快杀出城去便了。  
 (拉城。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杨子琳同出城，同下。四文堂、春喜、任蓉卿同上。)  
 任蓉卿 (唱) 三军踊跃杀贼盗，  
 城门紧闭休放逃。  
 史宪诚、  
 吴惠刚 (内同白) 走哇！  
 (【水底鱼】。吴宪诚、吴惠刚同上。)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启禀夫人：杨子琳大开城门逃走了。  
 任蓉卿 (白) 此贼既然出城，不可纵放。  
 啊，爹爹快来！  
 (任元上。)  
 任元 (白) 为父在此啊！  
 任蓉卿 (白) 爹爹急速去到节度衙署，晓喻官吏，安抚军民，保守城池要紧。女儿便好出城追贼。  
 任元 (白) 好，吾儿正当如此！  
 任蓉卿 (白) 左右，随我出城，追拿杨子琳去者！  
 (任蓉卿率四文堂、春喜、吴宪诚、吴惠刚同出城，同下。)  
 任元 (白) 哎呀！妙啊！崔宁无才，失守封疆；今得我女杀败杨子琳，收复城池，真乃女中豪杰。我趁此前去护理，求个功名，也是出头之日也！

(〔扫头〕。任元下。)

【第八场】

崔宁、  
鱼氏 (内同白) 走哇!  
(崔宁、鱼氏同上。)

崔宁、  
鱼氏 (同白) 哎呀!  
崔宁 (唱) 心慌意乱无投奔,  
鱼氏 (唱) 你要纳妾害我身。  
崔宁 (白) 哎呀, 夫人! 你我一路行来, 只见百姓纷纷逃走, 并不见秋福他们却在何处?  
鱼氏 (白) 我说任氏女子是个妖魔鬼怪, 怎么你偏要收留, 致起风波, 作弄得我赤身裸体, 好不伤惨人也!

(鱼氏哭。)

崔宁 (白) 嘻! 这也是我崔宁自恃骄奢, 器满则倾之故。此刻也难悔恨, 只有赶上秋福她们, 才有生机。你快把脚儿放开好走。

鱼氏 (白) 我也顾不得脚疼了。赶着那贱人, 我必要咬她几口, 才消我心头之恨啊!

崔宁 (白) 走哇!  
(唱) 步步踉忙逃性命,  
鱼氏 (唱) 哪管高低路不平。  
崔宁 (唱) 赶着任氏便侥幸,  
鱼氏 (唱) 怕的路上有贼兵。

(〔急急风〕。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杨子琳同上。)

杨子琳 (唱) 人马出城如飞奔,  
(杨子琳看鱼氏。崔宁躲藏, 跑下。鱼氏扭躲碰杨子琳。)

杨子琳 (白) 呔, 将那妇人与我拿下!  
(四下手同擒鱼氏。鱼氏怕。)

杨子琳 (白) 看好了!  
(唱) 急乱相逢同俺行!

鱼氏 (白) 哎呀!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杨子琳押鱼氏同下。崔宁急上。)

崔宁 (白) 哎呀!  
(唱) 贼兵蜂拥凶又狠,  
顷刻之间掳夫人。  
(白) 哎呀! 贼兵冲来, 我幸躲脱, 却将夫人抢去, 这便怎么好?

(崔宁哭。)

崔宁 (白) 哎呀! 想我崔宁身为节度使, 不能保守城池, 何以为人。别事犹可, 我的夫人乃鱼朝恩的侄女, 虽是心怀妒忌, 然而性情贞烈。今被杨子琳抢去, 杀了倒也干净, 倘若不杀……嘻, 这却如何是好?

(崔宁哭。)

崔宁 (白) 哎呀!  
(唱) 叹我枉掌节度印,  
(白) 哎呀!  
(唱) 失守封疆罪非轻。  
夫妻同偕成画饼,  
(白) 夫人哪!  
(唱) 恩爱好似雁失群。  
回想你那贞烈性,  
要图相逢恐不能。  
(白) 也罢!  
(唱) 我今只得向前奔,

(〔内喊声〕。)

崔宁 (白) 哎呀!

(唱) 又见旌旗人马临。

(白) 哎!

(唱) 拼着一死路旁等,

(崔宁哭。)

崔宁 (白) 哎呀, 鱼氏妻呀!

(任蓉卿率四文堂、四侍女、春喜、吴宪诚、吴惠刚同上。)

任蓉卿 (唱) 只见大人路旁存。

(白) 哎呀! 大人在这里了!

崔宁 (白) 啊! 你们可是我的兵将?

四文堂 (白) 正是。

任蓉卿 (白) 啊, 老爷!

崔宁 (白) 你, 你, 你是我的爱姬任蓉卿?

任蓉卿 (白) 正是。

崔宁 (白) 你们为何不去攻取城池, 却将人马回转在此?

任蓉卿 (白) 杨子琳被我杀败, 收复了城池, 追赶逆贼至此。

崔宁 (白) 当真么?

任蓉卿 (白) 当真。

崔宁 (白) 果然么?

任蓉卿 (白) 果然。

崔宁 (白) 哈哈……真乃我的好美人也。哈哈……你们人马都来, 城池谁人把守?

任蓉卿 (白) 已着我父亲任元安抚军民, 护理衙署, 保守城池, 谅保无事。

崔宁 (白) 好。到底会办事啊!

任蓉卿 (白) 啊, 老爷, 夫人呢?

崔宁 (白) 夫人, 瞎, 方才被杨子琳掳抢去了!

(崔宁哭。)

史宪诚 (白) 啊! 阿弥陀佛, 恭喜大人, 贺喜大人!

崔宁 (白) 失去夫人, 你们反来恭喜, 是何缘故啊?

史宪诚 (白) 恭喜大人, 去掉了夜叉精, 否极泰来内房清吉, 不是一喜?

崔宁 (白) 她虽不好, 乃是我的结发之妻。

吴惠刚 (白) 大人有了任氏夫人, 智勇双全, 何必要那不贤之妇!

崔宁 (白) 哈哈……此言极是。

任蓉卿 (白) 住了。言虽如此, 大义难违。

史、吴二位将军, 保护大人进城, 我去追赶杨子琳, 搭救夫人去也!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是, 是, 是。

任蓉卿 (唱) 虽然夫人多傲性,  
临难岂可不关情。  
侍女随我去救应,

(任蓉卿率四文堂、四侍女、春喜同下。)

崔宁 (笑) 哈哈……

(唱) 这才算是女钗裙。  
二将保护将城进,  
重整衙署抚军民。

(笑) 哈哈……

(崔宁、吴宪诚、吴惠刚同下。)

## 【第九场】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 李元年、鱼氏、杨子琳同上, 同挖门。)

杨子琳 (唱) 万事看来有分定,  
得来城池又失城。

(白) 众将官, 来此什么所在?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锁江桥了。  
杨子琳 (白) 将那所掠妇人押上来!  
朱克融 (白) 呔! 你这妇人快来跪下!  
鱼氏 (白) 哎呀, 大王饶命啊!  
杨子琳 (白) 啊! 我看你这妇人, 花裤绣带, 鞋穿珠履, 并非寻常之家。从实讲来, 饶你性命!

鱼氏 (白) 我乃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夫人鱼氏。  
杨子琳 (三笑) 哈哈, 哈哈, 啊, 哈哈……  
鱼氏 (白) 他如此发笑, 哟, 想是有点喜欢我吧!  
杨子琳 (白) 原来你是崔宁妻子, 鱼朝恩侄女?  
鱼氏 (白) 然也。  
杨子琳 (白) 我把你这妒妇!  
鱼氏 (白) 哟! 怎么啦?  
杨子琳 (白) 俺久闻你恃鱼朝恩势力, 帮助崔宁虐民害吏, 杀戮婢女。天网恢恢, 今日落在我手, 正好与天下妇女雪恨也!

鱼氏 (白) 哟, 这是哪里说起哪!  
杨子琳 (唱) 杀害侍女许多命,  
乃是仗着鱼朝恩。  
惟此妇女实可恨,  
俺与闺阁报不平。  
(白) 左右, 将这妒妇绑在桥头, 待俺碎割示众!  
四下手 (同白) 得令。  
(四下手同绑鱼氏。)

杨子琳 (唱) 待俺持刀向前问!  
鱼氏 (白) 哎呀!  
(唱) 到底杀我为合情?  
杨子琳 (白) 听了! 俺乃西川宣抚杨子琳是也。  
鱼氏 (白) 呸! 我只道哪家番王, 原来是反叛杨子琳, 你敢公然杀我吗?  
杨子琳 (白) 好张利嘴泼妇, 待俺先割你一块肉吃了, 再说与你听!  
鱼氏 (白) 哎呀! 杨将军! 杨老爷! 你饶我, 我情愿与你铺床叠被。  
杨子琳 (白) 哈哈……你要与俺铺床叠被可以, 待俺说出你的好处, 再行收纳。  
鱼氏 (白) 哎呀, 你请说啦!  
杨子琳 (白) 俺昔年曾在鱼朝恩麾下为将听差, 知道你作女儿之时, 便会偷情, 与奴仆通奸。打死婢女九人。后来, 出嫁崔宁, 争风吃醋, 又杀害了侍妾二十余人。以致崔宁, 簠簋不洁, 帙簿不修。似你这等淫贱妒妇, 罪该万死。俺久要杀你, 为天下女子雪恨, 岂肯要你铺床叠被!  
(唱) 平日心肠多毒狠,  
帮助崔宁害黎民。  
今日遇俺你命尽,  
鱼氏 (白) 我狠毒不狠毒, 与你什么相干?  
杨子琳 (白) 住口!  
(唱) 俺也是为劝化人。  
割你之肉当自省!  
鱼氏 (白) 哎呀! 完了我了!  
(杨子琳割。〔内人马喊声〕。)

四文堂 (内同白) 呔! 杨子琳休得逃走!  
杨子琳 (白) 哎呀!  
(唱) 蓉卿女子又来临。  
众将随我去逃遁!  
(杨子琳、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 李元年同逃下。任蓉卿、四文堂、四侍女、春喜同上。)

任蓉卿 (唱) 擒拿逆贼风卷云。  
鱼氏 (白) 哎呀! 救人哪! 救人哪!

任蓉卿 (白) 呀!  
(唱) 只见夫人桥头捆,  
(任蓉卿下马, 解捆。)

任蓉卿 (白) 夫人哪!  
(唱) 因何被捆鲜血淋?

鱼氏 (白) 哎呀! 原来是你来了。好娼妇, 好娼妇啊! 你骗了我的钗环首饰、珠宝衣服, 带领众人走了, 教我同老爷两人受苦。我是不要命的了啊, 与你拼了吧! 不活着了!

(鱼氏哭, 碰。)

春喜 (白) 啊, 夫人, 怎么被人捆住的哪?

鱼氏 (白) 我告诉你们: 哎, 你们去杀贼去啦。我同老爷两人行走, 被杨子琳人马跑来一冲, 老爷不知去向, 独将我擒住。要我嫁他, 是我大骂不从, 他将我捆绑, 用刀割了块肉。这都是秋福娼妇, 害得我受这些苦楚, 我不依这娼妇定了。

(哭)

任蓉卿 (白) 我的天呀! 呵……  
(白) 原来夫人如此节烈, 真乃可敬可畏。这都是我的不是了。望夫人息怒! 今幸收复城池, 老爷已经回衙去了。待我与夫人赔罪了啊!  
(唱) 抛却夫人本不应,  
这都是我起祸根。  
低头下拜夫人请,  
上马请回西川城。

鱼氏 (白) 哎呀!  
(唱) 别的事儿不记恨,  
(鱼氏轻声。)

鱼氏 (唱) 不该割肉用非刑。  
上马我也坐不稳,  
(白) 哎呀!  
(唱) 教我怎么再为人?

任蓉卿 (白) 夫人哪!  
(唱) 此时疼痛须忍耐,  
(白) 众侍女!  
(唱) 你们好生抬夫人缓缓行。

鱼氏 (白) 哎呀, 疼死我也!  
(四侍女抬鱼氏同下。)

任蓉卿 (白) 众勇士带马!  
(唱) 趁此奋勇向前进,  
我要去擒杨子琳。

(众任同下。)

## 【第十场】

(四文堂、四下手、朱克融、李元年、杨子琳同上。)

杨子琳 (唱) 空负豪气三千丈,  
难比任氏一女娘。  
瓦解冰消将何往?

(〔内呐喊声〕。)

杨子琳 (白) 哎呀!  
(唱) 后有追兵前有江。  
(叫头) 哦呵且住!  
(白) 行至此间, 前有大江, 后有追兵, 二位将军如何是好?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呔, 杨子琳你敢造反, 抢印夺城, 罪在不赦。此刻不死, 更待何时?

杨子琳 (白) 啊? 你二人为何如此讲话?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我等乃朝廷将官，岂有随你造反，实要取尔的首级！  
 杨子琳 (白) 哎呀……呸！二贼竟敢如此欺狂。哦，呵呵，也罢！杨子琳今日一死，终不失英雄志气，可笑尔等反复小人，终久不得善死也！  
 (唱) 成败不失英雄量，  
 小人反复臭名扬。  
 算俺无知空妄想！

(〔内喊声〕。)

杨子琳 (白) 苍天哪，苍天！  
 (唱) 作了南柯梦一场。

(杨子琳自刎，死。朱克融取盔，李元年割头。〔水底鱼〕。任蓉卿、四文堂、春喜同上。)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禀夫人：末将带兵用计，跟随逆贼至此。斩了杨子琳首级，盔甲呈上。  
 任蓉卿 (白) 此乃二将军之功也。逆贼既平，大家报与大人便了。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是。  
 任蓉卿 (唱) 可笑逆贼空狂妄，  
 到此只落刀下亡。  
 二位将军胆力壮！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夫人夸奖了。  
 任蓉卿 (唱) 平贼功劳非寻常。  
 奏与朝廷官封赏，  
 麒麟阁上把名扬。

(众任同下。)

### 【第十一场】

(四大铠、任元同上。)

任元 (念) 世事艰难岂易求，男儿谁不想封侯。功名已到英雄手，方晓当年气节优。  
 (白) 俺，任元。听吾女儿之言，点检节度衙署，安抚军民。诸事已毕，等待大人回城，方好庆贺太平。

(报子上。)

报子 (白) 大人回衙来了！  
 任元 (白) 小心迎接伺候！  
 报子 (白) 啊！

(报子下。〔牌子〕。四文堂、史宪诚、吴惠刚、崔宁同上。)

任元 (白) 浣花溪亭长任元，带领将弁迎接大人！  
 崔宁 (白) 哎呀！岳父大人，请起，请起！  
 四文堂、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叩贺大人堪除祸乱！  
 崔宁 (白) 此乃本镇无能，以致逆贼叛乱。幸得诸将之力，收复城池，平定贼寇，功莫大焉！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此番乃是任氏夫人之力，末将等真正惭愧。  
 崔宁 (白) 且请两旁歇息，听候捷音。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谢大人！

(史宪诚、吴惠刚同下。)

崔宁 (白) 嘻！正是：  
 (念) 侥幸烟尘扫，不致烽火烧。

(〔水底鱼〕。四侍女抬鱼氏同挖门上。)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哎呀, 好了, 夫人回来了啊!  
 崔宁 (白) 啊! 夫人回来了?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正是。  
 崔宁 (白) 夫人因何如此模样?  
 鱼氏 (白) 哎呀, 害苦了我啦!  
 (唱) 伤天害理丢我跑,  
 偏遇逆贼绑上桥。  
 把我衣服都剥了,  
 硬在胸膛割一刀。  
 连皮带肉哧哧掉,  
 (鱼氏洒羞。)  
 四文堂、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笑) 哈哈……  
 鱼氏 (唱) 血满浑身痛难熬。  
 崔宁 (白) 哎呀, 快些扶夫人进内!  
 鱼氏 (白) 呸!  
 (唱) 你休想做官将脸保,  
 我今不要命一条!  
 崔宁 (白) 嘻!  
 (唱) 这是逆贼行残暴,  
 (崔宁低声。)  
 崔宁 (唱) 脸面何存莫声高。  
 快请进内休罗噪,  
 有伤无妨好医调。  
 鱼氏 (白) 呸! 放屁!  
 (唱) 别的病儿能医好,  
 (鱼氏扯指。)  
 鱼氏 (唱) 这个所在如何瞧?  
 除非你也莫睡觉,  
 崔宁 (白) 耐忍一时吧!  
 鱼氏 (白) 呸!  
 (唱) 奶伤何能一时疗?  
 (任蓉卿率四文堂、春喜朱克融、李元年同上。)  
 任蓉卿 (唱) 得胜斩贼红旗到,  
 节制堂前报功劳。  
 史宪诚、  
 吴惠刚 (同白) 任氏夫人回来了。  
 崔宁 (白) 哈哈……任氏夫人回来了!  
 任蓉卿 (唱) 向前施礼细禀告。  
 (白) 啊, 老爷!  
 崔宁 (白) 啊, 夫人!  
 (唱) 你是女中一英豪!  
 任蓉卿 (白) 禀老爷: 杨子琳被朱、李二位将军斩了首级呈献。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首级呈验!  
 崔宁 (笑) 哈哈……  
 (唱) 自古作恶必有报,  
 天网恢恢岂肯饶。  
 首级悬示军民晓,  
 朱克融 (白) 得令!  
 崔宁 (笑) 哈哈……

(唱) 二位将军大功劳。  
 (白) 斩此逆贼，二位将军功劳莫大。本奏朝廷，自有封侯之位。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叩谢大人！  
 鱼氏 (白) 好哇！杨子琳虽死，未能砍他几刀，出我心里怨气。还有任氏贱婢，骗我衣物，害我受苦，此恨此冤，必当还报啊！

(唱) 骗我受苦恨非小，  
 侍妾欺主罪难逃。  
 春喜将她快捆好，  
 春喜 (白) 哎呀，我不敢！  
 崔宁 (白) 哎呀，使不得！  
 (任元怒。)

任蓉卿 (白) 啊夫人！  
 (唱) 望求夫人暂恕饶。  
 (任蓉卿跪。)

鱼氏 (白) 哎！  
 (唱) 不凭国法凭家教，  
 也该责罚恶与刁。  
 不捆我便下口咬，  
 (鱼氏咬。)

任蓉卿 (白) 哎呀夫人！  
 崔宁 (白) 啊夫人，咬不得！  
 史宪诚、  
 吴惠刚、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哇！  
 (同唱) 此事不由怒火烧！  
 吴惠刚 (白) 这是什么所在，且对我们这些将士，岂容如此行为？况且任氏夫人奋勇领兵，收复城池，擒斩逆贼，安抚军民，便是明府上将，李、郭元戎，也不过如是之才能。现在西川军民，感恩不浅，若是朝廷论功，封赏非轻，礼当尊重。鱼氏乃一忌妒之妇，恃仗鱼朝恩之势力，如此凶恶，我等实实不服！

崔宁 (白) 是是，众位将军言得极是。  
 啊，夫人，你可曾听见，众将鼓噪了！

鱼氏 (白) 众将鼓噪，依你便怎么样？  
 崔宁 (白) 快快息怒，从此和好，进内调养伤痕。  
 鱼氏 (白) 不打可以。从此以后，总得秋福这贱人，服侍我，不许近你身边，我便无事。  
 崔宁 (白) 是是，只要夫人无事，我便不纳此女。  
 史宪诚 (白) 住了！今日之事，不是家教之时。军旅之际，理当权变。任氏夫人，功在西川，名重千古，有如隋朝，高凉冼氏夫人，威震百粤，自应扶正作节度夫人，镇压此地。鱼氏妒妇，只可留之偏房，养其馀年。

吴惠刚、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着哇！  
 史宪诚 (白) 快取冠帔，与任氏夫人穿戴，我等叩贺。  
 四侍女 (同白) 是，遵命！  
 崔宁 (白) 哈哈，应当如此，正当如此。哈哈……  
 (【牌子】。任蓉卿换衣蟒袍冠戴。崔宁笑。鱼氏拦，喊。史宪诚、吴惠刚、朱克融、李元年同拔剑威吓。)

史宪诚、  
 吴惠刚、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快快扶任夫人台座！  
 崔宁 (白) 任夫人快坐，快坐！  
 史宪诚、



吴惠刚、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众将参见任夫人！  
 (四侍女同叩。)  
 任蓉卿 (白) 列位将军、侍女等大家少礼。  
 史宪诚、  
 吴惠刚、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恭喜夫人！  
 任蓉卿 (念) 变换起风云，干戈引纠纷。英雄无用武，功业让裙钗。  
 鱼氏 (白) 哎呀，气死我啦！好崔宁，我今日誓不与你甘休！  
 史宪诚 (白) 哇！鱼氏既不甘休，也罢，我便杀你，与大人除害！  
 鱼氏 (白) 哎呀呀，史将军，我，我，我，再也不敢了，情愿甘休。  
 史宪诚 (白) 杀了你就干净了！  
 任蓉卿 (白) 且慢！啊，将军，既是鱼氏夫人服输，史将军可以不必动怒。  
 史宪诚 (白) 是，遵命。  
 从今以后你可偏房安居，不许生事！  
 鱼氏 (白) 我不生事！  
 史宪诚 (白) 暂且饶你人头，暂寄项上，好生自保！  
 史宪诚、  
 吴惠刚、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快行妻妾之礼！  
 鱼氏 (白) 是，是，是！  
 啊，夫人，求您包涵着点吧！  
 (鱼氏跪。)  
 任蓉卿 (白) 啊，夫人，请起罢！  
 鱼氏 (白) 哎，从先本是我的不好！  
 任蓉卿 (白) 是奴家的不是。  
 鱼氏 (白) 哎呀！我的错了，我的错了！  
 崔宁 (白) 啊，列位将军，俱到花厅饮宴贺功！  
 史宪诚、  
 吴惠刚、  
 朱克融、  
 李元年 (同白) 谢大人！  
 崔宁 (白) 二位夫人请进内堂饮宴。  
 史宪诚、  
 吴惠刚、  
 朱克融、  
 李元年、  
 任蓉卿、  
 鱼氏 (同白) 大人请！  
 崔宁 (白) 请！  
 (〔尾声〕。众人同下。)  
 (完)